四書溫故錄

四書溫故錄目次三

趙佑學

論語三

計共一萬四百字有奇

時習

學非易至。必須時習。學又非難至。只在時習。集註時時。包得舊注之以時。以時以爲數飛解習字本說文。亦屬正月令鷹乃學習注。

有朋

注。包曰。同門曰朋。疏引鄭注。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朋疏而友親。蓋古說多如此。分別其實。散文則通。故集註。此言同類。蓋此與上節。卽學記所謂敬業樂羣也。學必有朋。是我所以樂取于人。朋自遠方來。又朋之

所以樂取于我。註中信從者衆。且莫說太濶去。

人不知

此卽學記之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也。我之學。我自知之。何必人。朋倘有知有不知。何況人。此知字尚未論到功名用世上。不慍。只是篤信所學。不以人之是非毀譽爲憂喜。而後此處窮達之道。具見其中。此章三節。皆以學字貫。時習。乃徹始終。首節言習于己。次言與人共習之。末以驗其悅樂之實。時習之純。或分始中終。與成已成物成德者。皆支離淌斷。不免點。

其爲人也孝弟

天以仁之理生人。未有人先有仁。人得仁之理爲人。未知行仁。先知孝弟。唯仁是性。孝弟同是性。故愛親敬長。謂之良知能。而可以達之天下。故曰孝弟者爲仁之本。今謂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更推上一層。可也。謂性中只有仁。曷嘗有孝弟來。直以孝弟在性外。何異杞柳桮棬之意。良非末學所能喻。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疑即有子述夫子之言。當在上章末。爲一章。孝弟之

人。不專務言色。即柔氣婉容于父母之前。而不可謂之巧令。惟其誠也。故仁積于中。能行于外。巧令之人。惟其僞也。惡得仁。此與惡紫章前所記。彼是記者專記。有不同。猶之不在其位二句。一是專記。一是因曾子曰而記。則均無重出之嫌。但此未有成說耳。

傳

法。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疏傳惡穿鑿。按此以傳爲已所傳諸徒者。亦一義。

道千乘之國

道字包許多經畫設施皆事敬信節愛時乃道之要領先王以仁心行仁政全部尚書周禮本末盡揭於此矣何云只論所存未及爲政敬信有全體之敬信有隨時隨事之敬信經明屬事言又言用言人言使民明指政之所及何云未及集註載楊氏失刪此二語耳而明人謂必學樂主之

行有餘力

古者八歲而入小學是謂學文未入學前無日非職也而已先以六者之教此六者言之則有條目行之

並無節次安從分別暇日蓋當體經力字人方數歲時不即責以讀書習藝者為其精神血氣未足也漸長則漸足是謂有餘力其于上六事亦漸曉得做得來了是謂行有餘力而疏謂之閒暇集註喻以猶言暇日猶字本活俗讀于此一字多信口略過遂致解說非某卽混

雖曰未學

此章專為世之言學者尙浮華少誠實特揭四大端以示學之在是能盡是方謂之學經文雖曰未學不

過語勢借作然擬諸點讀非正旨。凡俗講誤沿謬上四句只作低淺看。不可太深。那疏不免焉。而外註吳氏至妄以譏子夏之弊。試思子夏文學大賢。如何肯說廢學又試思如上四事。古今能全盡者幾何人。好德如好色。聖人屢歎未見。與朋友交而不信。曾子且以自省。至竭力致身。兩能字所包尤廣。豈可假小孝用力願為良臣之說。藉曰乎大抵誠樸之人。恒少文采。或疎于泛應。或拙于詞章。不知者因有未學之譏。此即俗學所以不明。而自聖賢論之。則以為正學之實

在有得處深恐紛紛言學人不能到也夫不直糾浮議之非而巽詞使悟是大賢之立言與

學則不固

學字重抱註中所學兼前後言容城孫奇逢曰固是一切久之故我見之于外者為重質存之于中者為忠信然則主忠信乃學之所以固也

慎終追遠

此以教民言民皆知慎終而不能追遠庶人無廟也然禮庶不敢過情無不及攸學之以厚而天下化

以得之

時君徵信就而問之。而是與。而言得。不言與。與之權在人。得之道在己。然則言與已非。況求耶。

父在觀其志

此一章之主句。志者行之本。為人子。當以善承親志為孝。而尤莫先乎自立。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于世。以顯父母。行為之皆志為之。未有志不立而行足觀者。志不立則德不進。業不修。徒恃庇蔭之方長。幸朝夕之無過。優游焉。若將終

身出君子觀之則已不待父殁早知其行也故特提策之以父在父殁深警人子者在此然人之性情識趣不同雖父子時或不能強合則有父在時志實有俟父殁將行非不善特不免急于自見而失之故又期之以三年無改夫事固有時異勢殊宜于前不宜于後者行之爲父之道未嘗不以待子子改之爲子之道未必遂爲背父者然而子之心則知有父之道而已是非無改也無改於父之道也父殁猶父在也斯誠善於觀志者矣大孝者行爲之皆志爲之也

禮之用

用。對體言。禮不能自用。以人之用禮見之。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即是兩節註脚。

因不失其親

有我之因人。有人之因我。因偶而親常。因疏而親密。因微而親顯。始于因。成于親。終于宗。我因人。而非其親。則有誤繫援之傷。人因我。而非其親。則有誤汲引之悔。親所不當親。必反失其所當親。故言不失亦就一邊見兩邊也。然惟能知人。乃能不失人。後章患不

知人即可爲此補義亦有子言未到處

敏於事而愼於言

此與他章通論言行者別事者學之事言亦學中之言也故疏言當敏疾于所學事業則有成功學有所得又當愼言說之集註志有在在學也其所不足其所有餘其是非三其字皆謂學今人都泛涉也

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來所包甚廣可也未若是子之告諸往而因悟詩切磋琢磨亦詩之告諸往而以證斯皆其知來處大

誦已言未言未詳未稱問答糾纏境學皆陋

患不知人也

大全載東陽許氏說詳哉議之但竟將兩句作平說稍非語勢耳愚謂不知人端由患人之不已知而生蓋惟汲汲於人則內既失已而外不暇擇人矣在上而有市恩要譽之心則必有汲引非人之累在下而有逢時于進之心則必將失足權倖之門故曰窮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君子以之正已亦以之觀人也雲峰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慍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

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之無以爲君子。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聖門論次豈無意與。

思無邪

東萊呂氏論桑中溱洧諸詩曰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以無邪之思讀之卓義可補今註而文公不採豈由兩家意見多有不合然固不能沒也

吾十有五章

正義曰此章明夫子隱聖同凡所以勸人也

子告之曰

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于樊遲故告之

疏懿子與樊遲友善將使復告孟孫也俱可補註

父母唯其疾之憂

注馬曰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疏疾病之外不得妄爲非法貽憂于父母與今解小異而意則一然疾病亦有因妄爲非而致之者此朱子所以渾融獨至

左傳哀十四年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

歸十五年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及齊平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則武伯純乎純詳爲不知有父母不辨人之賢否甚矣問孝是懿子方存時故磬以父母之憂問子路仁是武伯已嗣爲大夫時故告以三子之可使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注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疏犬馬無知不能生撒于人俱明切集註不從殊㥿竊謂古注如此類自不能沒無待毛西河之爭安溪劄記及之

色難

注。包曰。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以色為父母之色。亦切倘。但今註用祭義文。尤鐵據耳。

私

燕居獨處四字是正解。非進見請問之時。又推言以盡其義大註意本圓密講章徒多支离

周

注。孔曰。忠信為周。疏。此魯語文。案經書古注。多以周訓忠信。不可枚舉。朱子始易以普徧。忠信言其本。普

徧言其用。然非忠信。不能普徧。還須兼言乃備。

異端

春秋時。雖邪說暴行有作。尙未至如楊墨之横。觀後十九篇注。小道謂異端。則所包者廣。端之言緒。言偏凡非學所當務之急。而泛濫旁涉。皆謂之異端。故疏曰。此章禁人雜學。其又謂諸子百家之書。秕糠蓋發。戕毀仁義。亦推類言之耳。集註。非正道而別爲一端。殊有斟酌

由誨女知之乎

知者行之本子路有聞即行蓋有不採知之明昧淺深而失之者故特誨以知之道在先自審其所知所不知知之道得即行之道得矣

聞見

以聞見分古今偏也聞亦有古今見亦有古今古事明載詩書寧非見今事多未躬親寧非聞自當兩兩兼說凡耳聞者是非多難定故言疑目見者得失已較著故言殆言獨承聞者聞原從言來故即以聞於言者慎已言行獨承見者見原從行得故即以見謹

行者愼已行。其實理自互足。

哀公問

哀公屢有問于孔子。徒問而不能用。卽其昧舉錯之道甚矣。疏于時。舉邪棄政。民心厭棄。故以是對之。然夫子之所謂枉。邪。未必指三家。假使子于時復用魯。必非急于去三家。哀公第以不堪季氏專橫而欲去之。非能正君德。求仁賢以自重。是以終蹈乾侯之轍。或謂魯是時舉錯之權。已不在公者。非也。

書云孝乎

孝乎惟孝。古讀皆如此斷句。由狃于引經常例。詩云書云。皆斷讀而然也。定從今讀。非但與書本文合。并于一時托詞權答。指點神氣。亦有體會。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魯自不能用子。子奚從得為政。或本失問大非。難以語。或意端在此。觀其後季桓子召之。遂以相魯。猶是定公之年。彼漫執昭無正。終定無正始。為不仕解者。從迂而不切。或更援禮記禮乎禮之文。為孝乎惟孝證。以畢其攻古文尚書之妄。膽者皆果敢而寡也

人而無信

君子信以成德。仁義禮智。必要于信而後完其為人無信。則假仁假義。禮僞智鑿。自無一可。故正義曰其餘雖有他才。終無可也。或問專主誥言無實。殆不如大註之渾淪。

所損益

損益。卽在所因中。文質是已。疏以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夏尚忠。而言尚文者。蓋準白虎通書大傳。王者必一質一文。禮三正記。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之說嘗論。三王之道。若循環。其必以忠則一。何獨夏后尙之。書紀文命敷于四海。六府孔修。庶土交正。以及致孝鬼神。致美黻冕。則堯舜之文。實至禹稱備。而殷因之。周又因之。後世定于建寅。三統陳言。已可無庸置辯。聖人所謂可知者。自不在此。厥惟質文二者。極則必反。或一朝之內。自爲損益。或數世之間。各分因創。皆帝王所以隨時而制宜。無非三綱五常之事。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爲百世所莫能外也。

辟公

辟諸侯通稱所謂百辟也公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注辟公謂諸侯及二王後與毛傳同唯鄭箋以辟謂卿士公謂諸侯異

大哉問

禮本于天殺于萬物其道甚大故曰大哉問蓋大禮也非直大其問大之者明其非言所能盡也空嘆惜林放者失之

季氏旅於泰山

此蓋季孫自至泰山祀也。古者望于山川皆非祭于其地。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謂五帝及五嶽四鎮四瀆。旅陳也。疏云。望爲壇遥祭之。蓋以其神之衆。曰旅。以其地之遠。曰望。魯望三。淮海岱。岱最尊。唯天子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爲禮。言升中。史言封禪所主。餘皆不得至而干焉。魯最近岱。禮止于望。其或有事。專告度亦命使而已。未聞君與者。季氏始干其山。行之僭名曰旅。既非有故。又非奉使。不唯僭禮大而褻神。求福。實開後世奔走禱祠厲階。故子以是

冉子之救·

繪事後素·

注鄭曰·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案此即所謂後素功者·非素質之素矣·集註旣改正·不應又雜引考工·前人有論之者是

夏禮吾能言之

有欲斷之字·屬下杞宋爲何者·援禮運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云云·然中庸亦有杞不足徵也則毋輕議矣·微鄭注包注皆訓成·今訓證與無徵

不信意合然證乃所以成也

奧竈

古祭于奧五祀皆然其迎尸求神則各于其所是奧無適主竈有專神喻行禮于公例不如效勤于私室也猶以竈喻者所處隱蔽其祭以老婦主之禮恒僃褻于媚意近也

是禮也

知在平日是得之于聞問在臨事更證之于見正禮所不敢苟處

爲力不同科

注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等故曰不同科案此不以爲字讀去聲與上射分二事蓋一則教民以禮一則使民以義未始不可存疏言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科也然于三等之實惜未有以明蓋邢疏之闕佚多矣如下章告朔疏是用孔穎達頗詳洽可讀而學者又不知讀彌使人不勝惜也

人以爲諂也

以禮爲諂。必將以諂爲禮。則病禮。而禮不可盡矣。惟不知禮之爲禮也。以盡禮爲諂。必將以不盡禮爲不諂。則病君。而君不足事矣。惟不知君之爲君也

君使臣臣事君

正義曰。時臣失禮。若不能使定公患之。孔子言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云云也。此即尹氏曰所由而較尹更明切。大註各欲自盡。義至精。然爲對君言。得非欲公之先自盡乎。

關雎

以關雎之寤寐反側爲文王思得后妃而哀吾所斷不敢阿也李文貞曰關雎后妃求賢于內也鹿鳴文王求賢于外也于古爲論詩說已詳茲故不贅

木鐸

正義曰禮有金鐸木鐸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言木鐸所以振文教是也補注甚好

韶武

注疏皆以征伐不若揖讓。未嘗論及性。反。顧氏曰知錄。曰觀于季札論樂以文王爲猶有憾。則得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于天下此文之美哉猶有憾也。天下未寧而崩此武之盡美未盡善也聖人之時也亦心得之論。可與大誥備參。

里仁爲美

一句。正說擇里當處仁。就人所易知指作引下二句推開另說。上仁字淺。下仁字深。不處仁。則是不仁。而云焉得智。仍就擇里意。言其明于小而昧于大也。孟子引此。而申以夫仁天之尊爵也云云。是正釋下二句之義。即可爲本章正註。集註。則從鄭康成。及註疏子。始分兩截

造次顛沛

造。進也。次。止也。進易急遽。止易苟且。以處常言。顛如

水之隕自上而下。爲傾覆。沛如水之溢。自此而彼。爲流離以處變言。舊注。造次急遽。顛沛偃仆。只說得一半。集註凡以兩字釋一字。四字釋兩字處。多精當不刊。今人不加體貼。仍是囫圇吞棗。可惜耳。

其爲仁矣

特揭此何。見惡不仁與好仁同一用其力于仁。大註此皆成德之事。不依舊分優劣。然則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同一處仁。不必泥深淺之說。

觀過斯知仁矣

但言仁不更及不仁。所謂舉一邊見兩邊也人固有同見過。而一則無衛于者一則適見其全者必謂添由不仁不得則上明言黨言各。又將何說

適莫

適。如何是厚。莫如何是薄。若解糢糊。不似此類甚多。古集註之單行。竊以文莫吾猶人也此莫字。亦可作不肯意舊言無言不。均非至的耳。

懷土懷惠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此所謂懷土鄉土也懷

與安實敗名，亦謂懷土。不必鄉土也。故曰溺其所處之安，雖毗之怨必報。壺飧之德不忘。此所謂懷惠。人惠也施惠如出責。國語晉語注塈其報也。責古債字。亦謂懷惠已惠也。則不肯貪利。然沾沾于惠。而計利深矣。

多怨

衆怨難弭，事欲難成。怒從怨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從怨生。聖人言簡而意賅。

忠恕

忠恕而已矣。正解一貫所謂下學上達是已講章強

分學者之忠恕聖人之忠恕皆說起大誥一借字求

免尚牒而或因以訛誤則知言之難也

古者言之不出

莫說成古者之言不出當體味語氣上下相生

以約

定非尊論者倚著偏耳賁盡飾變以剝節當位變以

孚君子損益盈虛與時消息于謙得六爻之吉于豐

屢日中之憂天道人事未有不始于約歸于約者約

而爲泰則無恆泰而能約故可久曲禮曰敖不可長

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言約之道也

事君數

正義曰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不專以諫

諍言相好

可妻也

南容之可妻人易知公冶人未必知方以爲不可故特揭言之非其罪則全是無辜縲絏界見當時刑罰不中彼謂不以一眚掩大德猶不免眚仍是罪矣節有似然而不然者端在細心人善參之

屢憎於人

佞原爲悅人舉世皆好之嘗言屢悅何云憎悅者自悅憎者自憎也不才之所悅有道之所憎也詩云謂爾不信既其女遷即悅之者未有不終憎之也至爲

所禦者之口屈屈而心讐更不待言示徹深矣

吾斯之未能信

斯指此理而言卽舊注所謂仕進之道也並非泛說空理俗講自支耳

聞一知十

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本邢疏語集註用之始終所包甚廣並非以一事言如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止爲始能得爲終凡條目格致爲始平天下爲終中間俱有許多節次豈得止爲一事毛西河云以

攷朱子謂雖知一事之始終。轉不如知。知二事乃癡兒。

至說末句欲依舊作吾與女俱弗如。益迷。

根也慾

有慾便不能剛。無用更言多也。

蔡

注。包曰。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疏不能詳其實。案史記龜策傳。神龜出于江水中。廬江郡嘗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適與廣濟縣[illegible]山出大龜。書曰九江納錫。即此。此蔡名所出。左傳疏

亦未詳其皆偶失攷。又臧氏有蔡。又有僂句。並見傳昭二十五年注。僂句龜所出地名。

不念舊惡

此正聖之清處。大註清者之量。是直下語。不云清而有量。多轉身。往時陳句由先生。嘗以評予文深佩其知言。講家只緣認清字不真。遂并量字錯會。量乃分量之量。非度量包容之謂也。

足恭

注孔曰。足恭。便辟貌。疏便習盤辟。其足。謂前却俯仰。

以足爲恭也。一曰足將樀切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于人也。今註從後說案體貌從足起故體每言足容行容鄉黨記聖人之恭亦恒及于足趾高質踞則爲不敬而將進趦趄以言可恥則足字自可如字解。然將樀切之讀。亦有不妨存者。今山東人語音猶然也。

無施勞

以勞爲有功。施爲張大。則卽伐善。甲裏事依講章分善爲能在已。勞爲功及人而伐與施仍無大別。定當

主舊注不自稱已之善不以勞事置施于人集註所載或曰是也此乃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于施字解亦現成上善字自可兼在已及人說也

南面

南面只是臨民之謂。借言諸侯。今言人君。特舉大耳。凡官府聽事之處。皆南向。古今一也。玩一使字。可之具在雍。使之責在人。其亦為當日人君致意與。

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當闕所疑。鄭氏以為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固不足據。亦未見伯子之子桑戶其人。或出或處。蓋必有言行表見。為當時所推重。聖門所不鄙。故仲弓特提為問。而子可之。未見與上可懸殊。何自是

一字之褒仲弓即因而論儉之得失乃是自抒心得之言非必有不足于他人轉似遺言于長者古人之幸傳其名而莫詳其實多矣若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嘗譏其同人道于牛馬則既明明不可矣何云可是野而已耳何云儉仲弓先不消問何論太儉家語每多附會亦不爲實錄也

君子周急不繼富

此夫子所以教冉子不可謂自明其不與粟之旨也何也子華使於齊乃有事弟子服勞之常與受官不

同夫子不可無與假使子華本急自在同人助之不足以煩長者故曰爲其母冉子亦自有分寸而夫子姑狥其請至丁所而冉子悟矣其又自與之在冉子非必有見少于子之心原爲自盡其厚之義却無解于子華富何是繼之矣故述君子以曉之然使子華急而同人助之斯可謂之周若出夫子與之果有不可不與則用其人而爲其人分所當得雖富不可謂之繼則急亦豈可謂之周乎第觀原思之事可見也此記者合敘之意也使齊不使原思而使子華爲宰

不以子華而以原思又聖人所以體人情當于事外得之

犁牛之子

音義雜文曰犁又耕犁之牛案耕犁之義似可存犧牲不取于耕牛也故得言勿用而其猶有中爲犧者則當選之矣此言其始服田野終登廊廟也并可湔其父行惡意史記原止言父賤也但集註不取文獻通考田賦考載石林葉氏辨趙過始用牛耕事亦引此章讀作耕犁解矣

三月

正義曰三月爲一時天氣一變人心亦多隨時移變唯回也其心雖經一時復一時而不變移案此較今註言其久三字加明析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注孔曰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閔子賢故欲用之可補今註士各有志不可強合閔子與仲弓皆德行大賢一辭季氏一爲季氏宰求聞聖人有襃貶于其間當時滿地皆世卿公族選舉道塞寒畯之士不

求仕則邑宰仕舍私門下邑鮮可托身者要于人品優劣初不在此所謂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不必如外非閔子之高而輕議諸賢之絀也

自牖執手

疾家大都湫隘病次或缺掃除承尊者之來辭不敢延入飯而暫即牖間勢已垂危僅一執手此時情緒可想必待南北遷移毋乃過迂而擾朱子作宮室考室南其户户東而牖西戶牖之間謂之依詩尊者及賓客位于此又云自門以北皆周以牆圍未言北更

有牖鄉黨疾君視之東首包咸注亦第云南牖之下邢疏始添出北面集註因之仁山金氏以註北牖牖字誤當作墉

簞瓢陋巷

有謂此只是設詞非實事猶之疏水曲肱也然觀屢空之云則并食飲有時不繼是亦可以概見彼貧乎屢空不作貧解由失體下言貨殖則有對照意耳唯陋巷未必實在地名而今復聖府謂猶稱陋巷志兗州府城與曲阜俱有陋巷題額相仍迄無確定云

子謂子夏

子夏爲信謹守非務外爲人之學論語分別君子小人皆各有指實獨此第舉其名而渾之曰儒說者以眞儒僞儒立論則豈子夏亦有涉于後世俗學馳騖標榜也取行達一流哉竊以此小人當以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者爲之註擲彼不失爲士之次此言儒一也子夏規模狹隘當求免過于迂謹聖人因而進之以遠大註載謝氏說爲正義讀者審諸

子游爲武城宰

古者諸侯貢士于天子大夫貢士于諸侯皆出自鄉

舉里選端在爲之正長者平日作養之豫識別之公有以厚風俗起人才然後足以應上之求故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詢以得人其語仲弓亦曰舉賢才蓋欲爲國興賢非私羽翼計漢世守令得自辟曹掾後有遂爲三公者猶此意也儕門不能登崇俊良致子游不久于武城而子羽亦止爲吾黨之人說者謬以此一問有陰羅奇士之心豈不遠哉

偃之室

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則自有公所周禮州長黨正

之會民而射于州序飲酒于序是已以時而集成禮
而退何必遂至學宮蓋邑大于鄉學之下分理之人
尙多滅明蓋亦有挑事于武城得與學祀觀左傳紀
王犯嘗爲之學濟益于羽之交好焉則是世負民望
爲學重學樂關竊待之而獨非公不至夫其交方以
與學好致爲國人爲耳目則于羽亦誠普于審處非
徒刻意爲高矣斯足爲搢紳於鄉鑿乎

祝鯢之後

文辭關乎氣運亦隨好尚行前所爭趨爲新而後厭

爲故者一部左傳前半截使制盟誓大都從簡直．後乃漸衍漸繁．及春秋末．遂判若兩橛．假必依前之爲．知其不能．且不可也．祝鮀人品卑下．其詞令在昭定間．獨易擅一種辭情口角．觀皐鼬長衛一篇．後遂斷制排比開闔．備極行文縱橫變化之妙．若論事理．蔡之先衛人．春秋書法．皆然．踐土之盟．衛子且列鄭下．而一時．瀾翻于道路間．未有方策可質對．復無老成能折辯．遂任其顛倒玩弄．使人聽之不能不目僩．後世誦之．復不能不歎爲洋洋大篇．眞絕世樂人之才．

夫子慨世道而獨舉祝鮀之佞學者當知文為立言之一由正大斯為文競佻巧即為佞也

祝鮀治宗廟所取于祝鮀之才者自非以其佞蓋古嚴祭祀其儀繁重皆掌於宗祝故太祝居六太之一其所掌贊詔儐相出入始終最為難稱非唯祝冊一事能必有獨嫺其任者佞第可借作論波耳信以佞為才豈謂鬼神亦好佞乎殊非立言之體也

史

儀禮云辭多則史少則不達注史謂策祝近松江焦

袁燕按以說文勝質則史正與此同註云掌文書者太史小史掌邦典邦志是也或云府史胥徒之史非也案邢疏亦言史官集說不爲無本然史官之體最貴質直賤浮華古史尤備于後世尚書周官經豈可以辭多文勝言厥惟府史卑瑣專主辭費不厭煩複其文以求達本不足言文而有不能質之勢恐儀禮所言亦當指此而注謂策祝令註易以掌文書明示不同若史官則唯孟子其文則史是已

知之者

此章特爲知之者提箴。既知之。卽當知所好。以進于樂。方于知不負好。是知之實在用心。樂是知之精進得乎。皆知之者必歷之境。到得樂。自不能已。却不可與未嘗知者訴。諸說魚爻最得之。或呆分兩對。甚有作始中終者。皆謬。樂又豈爲終事乎。

中人以上

此章專爲激勸中人設。故兩舉中人。注。王曰。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語最有體會。人之天生上知者不數。天生下愚亦不數。故聖人教人。大抵中人居多。中

人以上中人以下本皆中人之資也但視其能知上而勉焉以日進乃可施其導誘之力若步而惰焉以至漸即于下與上日遠雖聖人亦末如何故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別語上是教者用心本無厚薄以上以下是學者請力難免低昂語上之上是現成上字注謂上知之所知也以上之上是趨向上去意有義別爲時學反者也以上有漸次等級語上亦有漸次等級上得一步即有一步之上語之此之謂因材而篤此之謂不躐等今或專主質性將上四字讀作倒

圖現成語。則世安得盡中人以上之資。語之而兩句止分得兩等人。彼不上不下之中人。又將何以語之。此由讀兩上字未審死活虛實耳。然時掌反之音。固明存集註音中。即下字亦並非現成之下。夫子所謂不可者。豈第為下愚不移之徒示警哉。

知仁

正義曰。此章初明知仁之性。次明知仁之用。三明知仁之功也。好注曰。進故動。無欲故靜。語簡至。

周公之開魯。太公之開齊。皆以道為治。觀孔子之所太公望散宜生。並得湯文道統。大戴禮載丹書。言識本末。而小戴禮陋。徒以備征誅之役。戰國策乃傳有太公陰符之書。史記亦稱魯公太公。以報政之遲速。斷後世之強弱者。皆非其實也。蓋齊之強于魯。正齊所以不及魯。而其形勢風俗之分。則全不在太公。而在桓公管仲。齊當春秋之初。與魯衛宋鄭相往來。未見能為其上也。自管仲相桓公。制國為二十一鄉。制鄙以三十家為邑。作內政而寄軍令。輕過而移諸甲

兵國以富強南征北伐天子聽命遂爲周伯之倡其名雖尊周室而先王井田學校之遺爲其所更張雜亂實由之始其臣其民由是相習于狙詐爭至弑奪頻仍上下如市當孔子之時而齊無復見先王之道二百年矣濟之以景公之昏耄陳氏之陰深齊且不保其爲齊而他何望哉故其變也難魯本非甚弱廿爲齊弱耳其于先王之道始自宣公至定哀百許年來稅畝邱甲田賦雖變壞非一而都鄙溝洫之舊猶未盡湮失禮樂僭而猶可修明權臣橫而猶可裁抑

也故天下以爲周禮在魯其變之也易試觀夫子三都之墮三月之治與子游弦歌之化卽其明驗聖人亦隨其受病之淺深爲施方之節次而已程朱之論良不可易文家唯陶庵先生斯得大意

子路不說

案禮朝聘有享后享夫人之禮則仕而見小君于古不爲過故魯莊公哀姜至大夫宗婦覿用幣往往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也子路不說自以南子淫亂耳淫亂非可斥言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君夫人

乎然此與公山佛肸事皆特書子路宜聖人獨稱其爲衞侮友哉

中庸之爲德也

中庸其至矣乎是以道言故下著能字此中庸之爲德是以人之能中庸言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謂也故下不更出能字

何事於仁

事字作讀言何必如此始爲事於仁下二語一句一轉聖以地言是聖人在天子之位者舉堯舜以見湯

武夫仁者則通乎上下正示以事于仁之實立人達人是恕之事而先之已欲則亦兼忠言之未有不先已而能及人者所謂無忠做恕不出當頭上截不當空陳物我一體潤語末句以方字與上兩字對照全情此時文之佻巧項水心有之不可爲正訓也

述而不作

孔子删詩書。乃事理所無。始自史記稱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頴達詩正義嘗極辨其誣妄。學者不可以不講也。至于書。則世家第云。孔子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並不言有去取。夫方以其廢缺。而編次之。豈反嫌其繁多而删去之。儒林傳亦止言論次詩書。明起禮樂。可見龍門原不以删爲定說也。其振振言删。厥

唯孔安國書傳序而穎達不免出入其間乎說詩書覈辨之以歐陽文忠篇刪章章刪句句刪字之說最爲害理乃世儒動相沿襲集註亦所不免今遂矢口涉筆習爲固然矣聊復言于此

凡我其人者皆引而親之之詞商賢遠矣孔子嘗問禮老聃有師事之義故曰於我老彭似疏截一云即老子也有可從唯以堯臣彭祖歷虞夏至商爲守藏吏在周爲柱下史未免太奇鄭玉則以老聃彭祖爲二人然老子壽同彭祖無妨自有彭名也

默而識之

夫子屢言學誨獨此先以默識則作一頭兩脚子語氣亦自有合唯當湖定主三平學本兼知行上識已是知上事則此學應只是行上事矣

束脩以上

疏引檀弓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並少儀穀梁傳文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解本明切則有援束修圭璧之說求異者殊不必也古脩修二字別

憤悱

二字皆從心憤怒意自激奮也悱哀意自怨痛也爲學求通而不得往往有此今人但知憤爲發憤之憤而不知悱卽悱惻之悱集註曰欲言則專據說文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不云是日歌則不哭坡仙眞解人眞理學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講家以懼謀成分三層非也惟懼故謀惟謀乃成然非能取必于成聖賢所得自盡者惟懼與謀謀而成

理之正也其不必成成亦數之變也不懼不謀而得成斯不足訓耳諸葛公一生謹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是以爲聖人之徒

樂亦在其中矣

所樂者何事曰義而已矣義者立命之根君子樂義故曰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下二句卽萬鍾於我何亦之謂富貴本如浮雲不足言樂况不義乎

五十以學易

禮云五十始衰大都人至五十識見學養可以觀前

加進而精力意氣不免漸就減退。故曰始衰。原非便衰乎。年五十二三。始覺得始字意味。歎古經字句。無一可移撼者。古人學貴及時。所爲致警于不再來也。無夫子五十而知天命。雖有年數。則其言五十以學易。自當是未五十時語。蓋正欲及未即衰而益加精進。故曰加我數年。與史記語可兩存。但注疏必指爲孔子時年四十七歲。則泥而鑿耳。若劉氏所見作卒字本。或是誤本。未可定也。加字亦不必作假

雅言

雅訓常亦訓正古注多從正義之爲備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諱故言執此則不如集詁言何但以音哉禮何必不誦特以行習爲主故言執耳于此見古說之拙而亦見古人讀書極重音呼不似後人苟且也

吾無隱乎爾

乎爾語詞猶言而已與詩之俟我于著乎而孟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俱齊魯間語詞予嘗于詩說及之詩爲刺不親迎故言俟我于著而已孟子

趙岐注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是也此吾無隱乎爾是言吾之教人唯有無隱別無他道耳下乃申言其實也或以爾字即謂二三子則預躐下文

亡而爲有三句

大抵皆虛夸之事從經三爲字體出只就事上見不用更說深世間無恆之人亦多非必盡由此而莫繼

三者之類然易見故又以凡若此者包舉之

弋不射宿

疏但晝日爲之不夜射棲鳥也爲其欺暗必中且驚衆也與今解但分別飛止者不同

多見而識之

疏多見擇善而識之多見亦言擇善意以經文爲蒙上省而補之也竊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各有所闕亦當各有所擇矣

與其進也六句

舊依原文讀蓋先明所以見童子之意而繼因廣言與人之道以教門人也分兩層解自得上下語勢換轉似可不必蔡傳之敘舜典讀亦然

爲同姓

音義爲于僞反疏爲是同姓諱之與陸讀同則當上四字斷句三字自爲句與下連

苟有過

知禮是正答何過之有此與孟子答陳賈周公之過皆非過而權作對付庸俗人固不直與饒舌也不比

觀過斯知仁矣之過是貴在過了乃時文不察漫援周公孔子事以當之

文莫吾猶人也

文貴自抒心得故曰辨淬心以孤往淵泉慮而爲言曰惟古于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曰欲語蓋雷同凡有所作爲而預存模擬前人依傍濡染之見無論其不工也即工亦第云似某某而已不足以吾自見吾皆所謂雷同剽賊也有[illegible]者必無是何況聖人聖人之所謂文非若後世之文務于矜長角勝也而

曰莫吾猶人可見文無古今端在自得其爲吾而已。夫聖人不肯爲猶人之文所以言立于千古而常恐有不如君子之行所以道備乎百王。

誄曰

注誄禱名。案周禮大祝作六辭五曰禱六曰誄注。此皆有文雅詞令難爲者也。則二事分體古人著名有成文故子路述之未必誄即禱禱之名禱以求福卅　生。先鄭引鐵之戰衛太子禱後鄭引張老善頌善禱是也。誄以作謚。施于死故謂積累生時德行而

賜之命別哀公誄尼父亦及論語此文疏以六辭背爲生人作詞無與死者之事又云生人有疾亦誄列生時德行而爲詞與哀公誄孔子意同則矛盾矣此誄曰禱爾之文還當自爲誄篇于死後之誄而追述其生時之禱耳然則禱之無益亦明矣故孔曰子路失指

君子坦蕩蕩

此居易行險之分坦字着重包立心行已處事待人言蕩蕩坦之形容長戚戚坦之反對